

污秽的夜鸟



[智] 何塞·多诺索 著
沈根发 张永泰 译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污秽的夜鸟

〔智〕何塞·多诺索 著

沈根发 张永泰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本书版权由何塞·多诺索先生友情赠予〕

污 秽 的 夜 鸟
WUHUIDE YENIAO

〔智〕何塞·多诺索 著
沈根发 张永泰 译

责任编辑：安春海

封面设计：郭佳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2 插页 350 000 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95 年 5 月第 2 版	199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满城平原印刷厂		印数：7101—12400 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17.60 元

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 痛苦艰难的现实生活

(代序)

何塞·多诺索是拉丁美洲当代新小说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关于他的作品的评价文章多达三四百篇，大部分发表在智利国内外的报刊上。在智利、美国、西班牙及一些拉美国家都有关于他作品的博士、硕士论文。1987年9月9日，他荣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的“智慧的阿尔丰索十世勋章”。

何塞·多诺索1924年10月5日诞生在智利圣地亚哥，是个有名望的律师及医生世家的长子。如他自己所说：“我出生的家庭的社会地位有些模棱两可，一脚踏在寡头阶级，一脚踏在中产阶级，但同时又被双方摒弃。我曾一度认为，社会阶级已不那么重要，它们的区别正在混淆，仅仅留下些美好的残迹……”

8岁时他进入一所有名的英语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痛恨有着奇奇怪怪规则的、要求严格的体育项目。他忍受了3年这种折磨，总算想出了逃学办法：假装胃疼。不料日后胃疼的毛病竟总是追随着他。

1940年，他更不愿上学了，不仅仇恨体育，而且仇恨老师。假装去上学，其实跑到公园去蹓跶，到公共图书馆看书，或是到名声不太好的街巷随便交朋友……父母终于知道了这种情况，就把他送到一所校规很严的学校，那也没用，不到一年小何塞又被开除。

以后又被别的学校开除，父母简直气疯了，但是无可奈何。

他都满19岁了，不等念完中学就再也不肯念书了，他在一家旅游公司谋到职务，可好景不长，他在任何地方都干不满半年，换了许多工作，总被人辞退，于是他用自己攒的钱买了一张三等舱票，乘上一艘开往麦哲伦海峡的船，来到彭塔斯·阿莱拉斯，成为邦巴斯草原上的牧羊人。这一年里，他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日后他写的三篇小说《迪那马乐盖罗》的背景。

他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市宜诺斯艾利斯，到那儿才几天就花光了积蓄，只好在码头上卖力气，与海员和搬运夫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可是他突然得了麻疹，双亲赶忙乘飞机来把这位“英雄”接回圣地亚哥。

1947年他中学毕业，进入智利大学师范学院，攻读英国语言文学，两年后获得一笔奖学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51年毕业，获艺术学士称号。普林斯顿的大学生涯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造诣很高的教授。他发现文学并非乏味的东西，更不象父亲告诫的那样，文学只会使他受穷。正是在普林斯顿他的文学创作迈开了第一步。1950和1951年，他在一份杂志上发表了《蓝衣女人》和《有毒的蛋糕》，是用英文写的。他创作的第三部短篇小说《中国姑娘》是用西班牙语写的，1953年被录入《智利新故事选》。1954年，他用6个月时间，从美国出发，经墨西哥、中美洲，回到圣地亚哥。此外他还撰写及修改了几个短篇，后来收在《避暑及其他故事选》上，但这部书一开始却被几家出版社退回，后来，一些女朋友资助他，付清了大学出版社所要求的部分款子，第一部小说集才得以问世，印数才1000册，但荣获1956年市级短篇小说奖，等到再版此书，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

他离家出走，来到黑岛，借住在一户渔民家中，是为了写一部酝酿已久的小说。当他携带装着成稿的箱子回家时，由于胃出血，晕倒在公共汽车上。虽然他已是得奖作家，仍不易找到出版社接受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冕礼》，曾被太平洋出版社、西克萨克出版社拒绝。1957年，新生出版社终于同意接受书稿，印数3000册。

他觉得智利的空气过于沉闷，令人窒息，便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身居陋室，头一次拜读博尔赫斯的大作，感到茅塞顿开。他结识了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①，与玛丽娅·碧拉尔相爱。在阿根廷的两年中他读了很多书。1960年创作短篇小说《查尔斯顿》。回智利以后，在《埃尔西亚》杂志社工作，撰写各类文章。一天，他被派往欧洲工作，到那不久便急忙叫去碧拉尔，两人成婚。

1962年多诺索出席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召开的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在这次盛会上他结识了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马利亚·阿格达斯、罗亚·巴斯托斯等著名的拉丁美洲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多诺索与富恩特斯的友谊。他们原来是同一英语学校的校友，这次重逢，结为至交，后来多诺索应富恩特斯之邀到墨西哥《永久》周刊工作，此间，为了偿还一笔债务，他在富恩特斯的家里写了中篇小说《没有界限的地方》，竟成为一部佳作，代表了他的新风格。在此前一年发表的《这个星期天》，也是一部成功的中篇小说。

他于1963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作者车间”工作了两年。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构思长篇巨著《污秽的夜鸟》，后来迁居西班牙，来到马略卡岛，专心致志地写作，但胃溃疡迫使他停止写作，应邀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又一次胃部大出血迫使他接受手术，随后举家迁居巴塞罗那，最后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一举写完酝酿8年之久的《污秽的夜鸟》。1969年底将稿子交给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后大获成功。1973年他又获古根汉因·阿尔瓦德奖学金（领该奖金者不必上学，是用来支持写作的）。1973年完成《三个资产阶级小故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以后移居巴塞罗那

①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作家（1899——1974）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附近的一个村镇,在那里完成另一部巨著《别墅》(1978),在1980年写成的《旁边的花园》中,有自己生活的经历,表现了长期游离在外的他乡客怀念祖国的心情,1981年回到祖国。

迄今为止多诺索发表的作品有:

短篇小说:

1955年:《消夏》

1960年:《查尔斯顿》

1971年:将上述两部作品以及其他短篇收集在《小说集》
中

1973年:短篇小说集:《三个资产阶级的小故事》

1982年:另一部短篇小说集

1982年:《献给德尔菲娜的四篇小说》

长篇小说:

1958年:《加冕礼》

1966年:《这个星期天》

1968年:《没有界限的地方》

1970年:《污秽的夜鸟》

1978年:《别墅》(获西班牙批评奖)

1980年:《洛里亚小侯爵夫人的神秘失踪》

1981年:《旁边的花园》

1987年:《失望》

此外他还写过一部文学评论、回忆录《‘爆炸文学’之我见》于1972年出版。

据西班牙《国家报》称:“阿尔丰索十世勋章”只授予以毕生精力从事某种事业并取得卓著成就的人,而不仅以某一部作品的成功就可以获得……”从上面这个书单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多诺索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几部代表作以观察多诺索的创作道路:

1957年出版的《加冕礼》是何塞·多诺索的第一部小说。它描写典型环境中资产阶级贵族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之间强烈的对比。作品里两条线索同时发展，有如同一事物的两个极端。两个阶级的对比是在由许多成份构成的广泛领域中展开的，因此，写得生气勃勃，发人深省。两个相对立的阶级各自具有典型而鲜明的特点，标志着各自特有的价值和等级。被贫困所压倒的下层人卑贱、残暴，而上层贵族生活富裕，但无聊、空虚，最后导致精神崩溃。小说主人公安德烈斯从来不为物质生活发愁，但是他囿于那种环境，感到十分苦闷，他要反抗，想法使自己的生活会具有意义，做点儿什么事情，或者去信仰点儿什么，且不管它是什么，这样他才得以跨越现在的界限，因为他现在的生活实在是荒唐、浮华，更要命的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默认和无所作为的态度。

经过一段思想上的危机之后，安德烈斯明白，或许爱情能给他带来转机，使他能真正地生活，而不是碌碌无为地死去。他渴望这种人际的交往，但他看到埃丝黛拉和马里奥正在热恋，他的希望破灭了。在全面失败中安德烈斯只好到疯狂中去寻找出路：在疯狂中可以逃脱现在生活中碌碌无为的苦恼，也可以逃避对未来的死亡的恐惧。

《加冕礼》的写作手法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与智利当时流行的小说的写法已有所不同。对平凡的细节描绘独具匠心，但又善于在一个阴差阳错的混乱中描写人的行为，这种差异形成鲜明对照。在引人注目的最后几页之中，作者将三个场面同时展开，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有如高亢激越的交响曲，然后在最强烈的音符中戛然止住，全曲终了，令人回味无穷。这表明多诺索对传统的写法已不满足，他的大胆创新成功了。对此，多诺索说过：“……虽然《加冕礼》的大部分都符合描写内心世界的智利小说的规范：简洁，真实可信，具有社会批评，包含讽刺意味，然而在当时我已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并不应当是衡量小说好坏的唯一标准，相反，曲折一些，夸张

一些,可以使小说创作的道路更加宽广。”

从写作技巧上来看,《这个星期天》显然更新颖,然而仍能反映出《加冕礼》中的许多特点,题材基本属于同一类型,描写一个昔日繁华的贵族之家的败落。力图从社会学、心理学的高度来诠释和思考这一颓败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处采用“模棱两可”,这种写作手法更加深化了典型环境的描绘。作品对各种人物的行为和本性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于性的感受的探讨。

第三部小说《没有界限的地方》更强烈地表现出《这个星期天》中的特点,不仅是加强表现,而且有了某种改变,它表明:人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小说中不断地涌现出一个个人物,他们扮演着各具特点的角色。主人公是跳西班牙舞的“舞女”,原来他是个同性恋男人,可人们不叫他曼努埃尔而叫曼努埃拉(女人名),他的女儿“小日本女人”是个缺乏性感的妓女。潘乔·维加是个“最有男子气概”的汉子,但终于被曼努埃拉勾引上了。显然,这部作品要表现的主题要比前两部小说更复杂、更深刻:小说的题目摘自英国16世纪戏剧家马洛(1564—1593)的剧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浮士德问魔鬼:“地狱在哪里?”魔鬼回答:“就在我们受罪的地方,地狱没有界限,没有固定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受罪,哪里就是地狱。”从题目开始作者就精心编织了一个当代的神话,以时间和空间为工具,将全书贯穿在一根链条上,集中表现了一个宗教形象——地狱。这部超现实主义作品所表现的东西大大超越了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智利的一个破落小村庄,从而引导人们对世界的现实及对人类本性的思考。从题材上来看,该作品虽然仍与前两部小说一样,是对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颓败的描写,但作者已经进一步从哲学方面去探索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生,表现了“颓败是绝对的”这一宿命论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论及本书《污秽的夜鸟》。这是何塞·多诺索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该书1970年由西班牙

巴塞罗那市的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这是拉丁美洲新小说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小说之一。可以说,《污秽的夜鸟》是一部实验性小说,在题材的选择、写作手法和语言的运用方面都有创新,使得小说的传统观念有所发展和扩大。

小说的题目摘选自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写给他当时正前往欧洲旅行的儿子们的一封信。信中说:“每一个进入少年的人都开始猜想,生活并不是一场闹剧,也不是一场优雅的喜剧,相反是被主观的根源束缚着,在一场缺乏精髓的悲剧中成长、受难,每一个人继承的天性,对于他的精神生活来说,有如一片莽林,林中野狼在嗥叫,污秽的夜鸟在哀鸣。”

《污秽的夜鸟》讲的是一个想象的人物温贝托·佩尼亚洛萨的虚幻故事,小说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现实的界限,并把现实变成一个恶梦般的魔鬼世界。小说表现一个为现实所特定的形象,同时表现了一个处于狂热的迷乱中的人。温贝托,以他个人兴趣,依自己内心臆想的特殊方法观察和表现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并随心所欲地改变、歪曲这些事物。

温贝托·佩尼亚洛萨是小说的关键人物。他是个失去母亲的孤儿,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微不足道的姓氏,他一无所有,被剥夺一切社会地位;第二次被剥夺的是他受的伤:他是堂·赫罗尼莫的秘书,大选中人民抗议投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当这位老爷躲进教堂准备逃跑时,与他在一起的温贝托受了伤,但是这却被赫罗尼莫利用了,他借用温贝托染血的绷带,到处炫耀自己受伤,以谋取政治上的利益。温贝托是这位参议员的同伙,但他受的伤被剥夺,他流血的意义也被剥夺。第三次被剥夺是他与赫罗尼莫的夫人伊内丝的性关系。这位夫人听从老巫婆佩塔·庞塞的坏主意,交媾时要有两对同时进行,一对是在黑暗之中,一对是在光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伊内丝接受他的性功能而拒不承认温贝托的身份和面庞。怨恨之下,温贝托不肯开口,成了哑巴。以后一系列的被剥夺表现

在他在林孔那塔的鬼怪世界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种丑类不算什么鬼怪，而唯一的正常人温贝托倒成了丑八怪。由于胃溃疡动了切除手术，模糊中感觉自己全身80%被切除，而把丑八怪们的器官移入体内，使得自己原有的机体和丑八怪的机体混杂了。后来，他得到一副做商业广告用的巨人假面具，使他获得了新的能力。后来这副面具被街上的孩子们打破，象征着他的魔力的丧失。这时温贝托已经是小哑巴了，成了收容老妇人和孤女的教堂里的杂役。

温贝托·佩尼亚洛萨出身贫寒，父亲是小学教师，祖父是个工人。他从身上可以看出，他情趣不高，有自卑感，可以说是个无名鼠辈。他一心想往上爬，以得到社会和公共舆论的承认，成为中产阶级，当一名绅士。这就是温贝托的基本特点。他寻找和追求自己的地位、面貌、身份和姓名。他生活在迷宫之中，体验着迷宫生活，叙述着自己的感受。他总感到不满足，从而觉得自己被生活排斥，他的生活毫无价值，失去尊严。也许基于这一原因，他才领会到自己被阉割，自身的价值被剥夺，这便形成他内心深处不可愈合的伤疤。据温贝托自己说，他啥也不是，算不上是个什么人物，他甚至没有自己的面孔和生殖器官。他只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总能适应周围环境。温贝托代表着被剥夺的人，他是主子赫罗尼莫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后来他半疯半癫，逃遁到教堂里，成为没有自己容貌的人；他曾进入鬼怪世界。……这个诡谲狡诈的小人操纵着潜意识里的世界。温贝托认为，占有伊内丝夫人是跨越界限进入禁区的手段，得到她就意味着获得自己希冀的东西，改变令他害怕的前景，即日后墓志铭上只能刻上：我朝思暮想，但任何一个愿望都没能满足……

堂·赫罗尼莫代表着剥夺者。他拥有一切：权利、名望、财富，甚至相貌堂堂。这个妄自尊大的人可以剥夺人家的一切，包括他们的伤口和性，然而他有一个致命弱点——阳痿。小哑巴（亦即温贝

托)的醋意成为激发赫罗尼莫性功能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必需两人同时在场才能使妻子怀孕,生下儿子博埃。作为名门贵族的最后一个传人却缺少后代。他的阳萎具有某种社会意义,标志着那个阶级的削弱,他那姓氏德·阿斯科伊蒂亚的家族命中注定将要灭亡。他的妻子伊内丝夫人最后也凄凄惨惨地躲进修道院里度过晚年。据温贝托来看,赫罗尼莫和伊内丝都有吸引人的容貌,然而他们却生了个丑八怪。赫罗尼莫可以使修道院收容的一名孤女、流浪街头的小妓女伊里斯·马特卢纳怀孕,而和自己美丽的妻子只能生丑八怪。据温贝托说,赫罗尼莫第一次看到儿子博埃时,只见一个令人生厌的癞疤疤的身躯蜷曲在他那罗锅上,脸上有一道深沟,直豁开上唇、腮部和鼻子,赤裸地露出骨头和鲜红的、一条条的纤维……。为了不让世人见到这个丑八怪,赫罗尼莫建造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天堂”——林孔那塔。在这个地方温贝托担任着一个职位,享有绝对权威。这样,他的想象部分地实现了,他部分地取代赫罗尼莫,是鬼怪世界中权力的象征。于是,在林孔那塔,温贝托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大权在握,另一方面作为正常人的他成了这个小天地里唯一的丑八怪。在这里,外部世界的秩序完全被颠倒过来了。

然而,赫罗尼莫是绝不肯放过温贝托的。他说绝不原谅这个曾沾过他女人的下流胚,“他竟敢去碰对他们这号人生来就是、永远就是禁果的圣物。”于是他假手一名巫师兼医生,割去了温贝托的部分身体,结果改换了他身体的80%,还要割去他的性器官,于是温贝托逃进了修道院。

温贝托失踪多年之后,赫罗尼莫来到林孔那塔,这时博埃已经15岁了,见到父亲,以为他是个异常人,害怕他的如此“丑陋”,赫罗尼莫只好耐心地等待儿子渐渐习惯自己,最后,赫罗尼莫疯了,淹死在一个美丽的水潭中(可以把这个水潭看作是生活的象征)。为什么他会死去?因为他下意识地祈望死去,他的精神太痛苦了。

当博埃与外部世界接触后,从父亲为他制造的魔幻世界中清

醒过来，他感到非常痛苦，情愿过植物人的生活。他对巫师兼大夫说：“把我的脑子尽量挖走，让我就成植物人吧。”

伊内丝不承认温贝托的姓氏、身体和面庞，只承认和接受他的性器官，从此，温贝托一怒之下当了哑巴，修道院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不料，许多年后伊内丝也逃到同一所修道院里幽居。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作者编织的一个18世纪的传说，它犹如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有位地主有9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年纪最小。儿子们白天下地干活，小女儿料理家务，由一位老女仆陪伴。这小女儿和女仆原来是女巫变的，她们给四邻带来极大灾难。父亲和儿子们终于杀死了一条黄狗，就是那扮作女仆的巫婆，而把那女孩幽禁到一所修道院里。200年后，到了赫罗尼莫这一代，这是昔日昌盛的德·阿斯科伊蒂亚家族的最后一个传人，由于他生殖能力不强，他家要断香火了。他的妻子伊内丝是小巫女的化身，她长得象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神那样美丽，可她还有另一张面孔，令人生畏。她到欧洲修道失败后，最后来到那所修道院。她是腰缠万贯的巫婆，她犹如那条黄狗，掠夺其他老妇人少得可怜、毫无价值的东西。后来她疯了，被赶出了修道院。

小说最后写修道院的老妇人搬家。那位孤女兼妓女的伊里斯·马特卢纳和赫罗尼菲（或随便跟什么人）生下一个儿子，那些老妇人以为他是圣婴，凭借他，她们不必经由死亡便可直接升入天堂。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运来许多倭瓜，充斥了修道院。最后一切化为乌有……小说到此结束。

然而，上面所讲述的一切都可能都是小哑巴想象出来的。比如有一段叙述他与博埃在警察局相遇。据小哑巴看，博埃坐在他对面，于是叙述者（即哑巴）打断了他的故事线索，而对询问他的人的面庞描绘一番，但是后来我们察觉，博埃根本没去过警察局，他描写的面庞只是照在镜子里的他自己的面容。

博埃当然是不会到那里去的，因为也许博埃仅仅存在于小哑

巴的想象之中，是在与赫罗尼莫的较量之中臆想出来的。他把自身的缺陷加到博埃身上。温贝托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占优势的赫罗尼莫的嫉妒，他要这样做使后者不痛快，以便从根本上否定这个人物。

因此，博埃的故事、林孔那塔、他与伊内丝在她的女伴佩塔·庞塞（即女巫）的房间里的会面……这些仅仅出于温贝托的想象。温贝托鬼迷心窍，内心阴险。他生长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促成他一心想往上爬。那个魔幻世界不过是他的恶梦、他的狂想而已，他断言：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披着“爱”的外衣的仇恨……温贝托的生活被仇恨所包围和控制。他的仇恨掩盖在低三下四的“爱”的外衣下，出于这种仇恨，他就在想象中把周围现实颠倒过来了。

《污秽的夜鸟》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流浪汉世界，但已不是16世纪的，而是当今的流浪汉世界了。事件和人物走出修道院院墙，走向世间。很难说清这个流浪汉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或只是由温贝托臆想出来的，或是小哑巴正在写的幻想小说。小说写到最后，圆周又回到了开头，重新回到修道院，回到那些丑陋的穷妇人那里。看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这部长达500页（指原文）的小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是不是由小哑巴想象出来的。或者，他不仅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且正是他编织了那个传说。

《污秽的夜鸟》以它错综复杂的故事到底要把什么信息传给我们呢？在如今的文学评论中，有两种倾向：或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作品来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另一种就是借鉴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来分析作品。在而，仅凭借这两点对多诺索的这部作品来进行评论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把作品中对性爱的描写看成是色情的，那就错了，反之，若给这部作品贴上进步的标签也显得勉强。《污秽的夜鸟》是多诺索坚持多年的题材——其主旨仍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没落。他说：“……贵族世界毁灭、消亡，变得一无所有，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不是从社会学的意义来看，而是对被剥削、被毁

天、被剥夺的人感兴趣。”他还说，所写的东西“与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人毫无联系，除非在某些方面描叙了我自己的一些恐惧之外。”他还宣布：“最令我生气的是评论家把我的小说仅仅归纳到社会因素之中，他们希望我对智利的社会阶级唱一首‘天鹅之歌’。而我书中所写的社会阶级纯属想象……但都是我与此几乎纯属想象的世界的关系的写照……”

然而，不论是《加冕礼》、《这个星期天》、《没有界限的地方》或是《污秽的夜鸟》，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过程：作者首先为社会现实加上一副脸谱，然后对它进行揭露和抨击。通过作品，让读者领悟和体验某一特定的社会现实。多诺索在小说中通过夸张、虚构的手法，集中化、典型化地创造一个变形的、扭曲的世界，或者说，创造一面哈哈镜来反映现实，讽喻时政，揭露弊端。

评论家们很难苟同多诺索的自我表白，他们说：“阿塞·多诺索总是否定他的小说的社会意义，然而他的这些小说确实有其社会意义……别一方面，他把带着一定意识地阅读作品与以庸俗社会学观点对小说进行社会分析这两者混淆起来，后者的作法是将小说与社会进行简单的类比。”

近几十年来各种思潮在拉丁美洲各国广泛流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还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拉美作家。多诺索与西班牙美洲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富恩特斯、萨巴多、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等人一样，力图打破由在这块大陆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秩序（封建庄园、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发达城市对照的完全被人遗忘的农村边远地区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种秩序决定的美学思想，以打破资产阶级文化中法定的现实，达到变革的目的。

从1938年到1970年间，在智利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部分旧

贵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对此格格不入(土地的垄断,工业化的加速进展,通货迅速膨胀,政治联盟不断变化,无产阶级大军增长,各种党派出现。)处于工业资产阶级和寡头之外的人,若要顺应发展的潮流,必需抛弃传统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结构,同时应当清楚,必须与往昔的价值观决裂。这就是多诺索面对的具体形势,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基础。《污秽的夜鸟》表明资产阶级的秩序,最后在社会怨愤造成的执著的精神分裂中瓦解崩溃。小说中反映的社会怨愤是智利社会中小资产阶级里卑躬屈膝的那一部分。温贝托·佩尼亚洛萨在他神经质的梦呓中体验的只是他自己的思索过程,全然不顾现实,把自己的想法置于一切之上。

总之,对于处在消亡过程中的阶级,多诺索没有唱一支“天鹅之歌”,而是唱了一支“污秽的夜鸟之歌”。这是一个虽仍处在统治地位,但此时已经历着危机和颓败过程的阶级的自我感觉。

当代具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其手法大部分基于心理分析。对《污秽的夜鸟》一书,不少评论家用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观点来分析。对于性爱的描写,在多诺索的几部作品中全都涉及到了:《加冕礼》中的安德烈斯小时候在厕所里接受了高年级同学极粗鄙的“性教育”,因此,他一生郁闷、消极,庸庸碌碌。只有对年轻女仆的爱慕,才激发起他对生活的兴趣。爱情失败后,只好逃遁到疯狂之中。《这个星期天》中的阿尔瓦罗从小生活在孤独之中,与女仆的性爱给他慰藉,并给他终生无法解脱的影响,因此他难以和妻子和谐地生活。妻子切芭则在不满足中寻求心中的情侣。阿尔瓦罗与女仆,切芭与那心中的情侣,他们的眷恋关系表明,主仆关系已不象从前那样被严格地恪守,正在逐渐改变,但终究不能超越阶级的鸿沟。《没有界限的地方》对性爱的描写,更有如一幅色彩斑斓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令人怵目惊心。人的天性受到如此扭曲,进一步突出主题;人世间有如地狱,人们在其中受熬煎。性变态者曼努埃拉是个既叫人同情可怜,又令人不解、惹人生厌的人物,他

坎坷的一生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污秽的夜鸟》中对性爱的描写更具有象征意义，完全是为了突出主题服务的。在温贝托一生中有3次重大的被剥夺，性功能的被剥夺是最重要的一次。这不过是夸张地表明，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夺他人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人的性。处于被剥夺地位的温贝托则企图利用性为武器，向主人报复。他与伊内丝的性关系正是为了打破禁忌，作为向上爬的阶梯。由于他的身份得不到伊内丝的承认，他才彻底失败，一怒之下，不再开口，当了哑巴。

现在我们就小说的写作技巧、结构、语言等方面对作品稍加分析。

小哑巴温贝托的话是一种复杂的内心独白，他喜欢以不加思索的方式披露自己。他要把许多人物的话一个个地讲出来，这些人的话打破了若是小哑巴独白将造成的单调；同时这些话又能起到见证作用，（即在小说中复述某个人的话写得如同真是这个人说的一样）。还采用了“假想”，即由张三想象在某种情况下李四可能说的话。因此温贝托是总结和概括所有人物的关键人物，整个小说中众多人物不过是他所写的幻想小说中的角色而已，他们的为人，他们的生活都靠语言表现。有评论家说：“在多诺索的这部小说中，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因为它本身反映的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污秽的夜鸟》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解释，但无论从何角度都难以尽言；分割成许多片断、各片断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规律；作品中包含的玄学；集体的神经错乱；神话的超人力量；迷乱、混杂的鬼怪世界……给人留下广阔的空间令人遐想。

《污秽的夜鸟》中几乎借用了新小说中的一切新技巧：回忆、内心独白、多层次的交叉对话、意识流、多条线索的相互穿插、时空秩序的颠倒……特别是借鉴了电影艺术中的各种技巧。比如：“……我发现那些勾勒出眼睛、前额、耳朵、眼皮，甚至还有手的细致的红